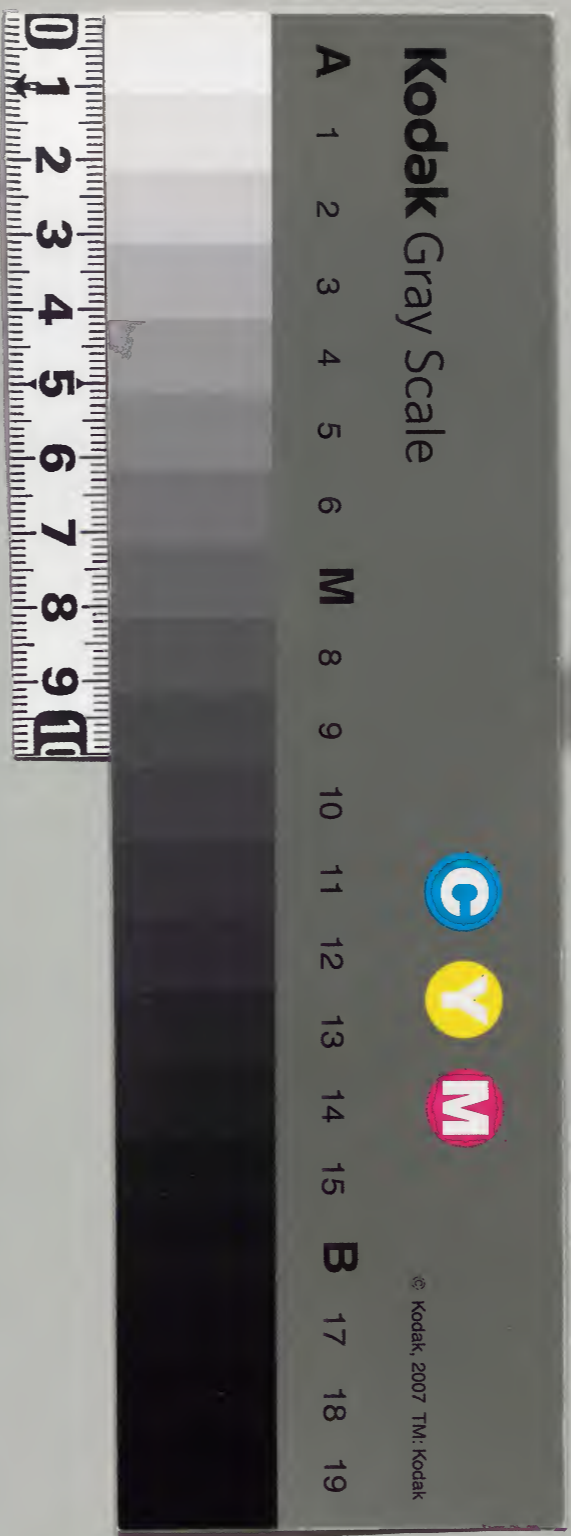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16)
函號	366 7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經濟類編卷三十五

淺草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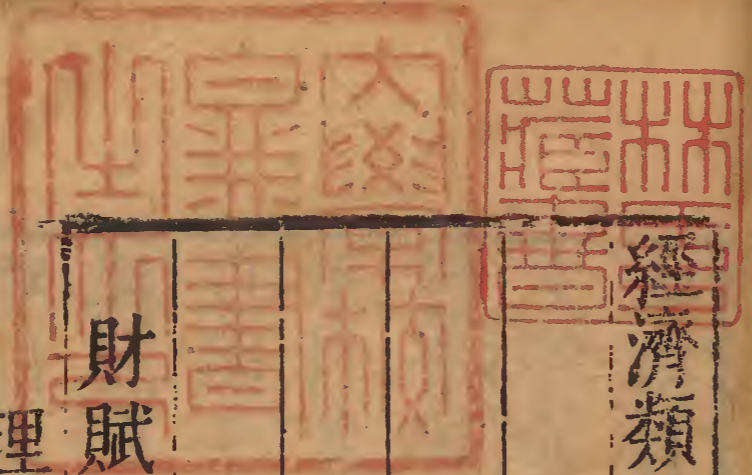
財賦類

理財一四十二則

漢司馬遷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
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
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

經濟類編卷三十五

理財



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慶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菟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白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

後卒以畔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于是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

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批者儼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緇耻辱焉當是之時網䟽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懸弁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馬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

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于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

之費擬于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
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
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
于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
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
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
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
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
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旣竭猶不足以奉
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

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
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
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
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
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
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
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
文決理爲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
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

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
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
下先然無益于俗稍驚于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
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
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
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
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
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
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

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
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
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
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
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
苗民多饑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
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
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
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
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而富商

大賈或蹠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
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
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
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
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
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
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
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

緣以藻續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
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
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
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
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
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
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
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

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法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馬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

鹽官與牢盆浮食竒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車賈人緡錢皆有老請筭如故諸賈人未作貫貸買居邑稽

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筭商賈人輜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于人無所欲言也使著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著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

經義類編卷三十一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
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
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
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
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
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
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
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
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

令敗群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
爲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大傅而
孔僮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于九卿
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
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
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
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
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
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
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

隆貴用事咸宜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
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
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
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
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
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
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
脅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
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
矣天子旣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

官于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
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
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
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
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
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
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
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

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

官往往卽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

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羗侵邊爲築于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羗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

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之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願奮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來從軍擊

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
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
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
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僉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
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
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
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
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
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
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及秋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
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僉完天下鹽鐵弘羊以諸
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
倣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
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
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
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
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
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

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太史公曰農工商之末末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

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幣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

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

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

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因市井防塞利

門而民猶爲非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聞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諸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

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
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
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
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
有胸邸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
惑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
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
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
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
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適

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
遠澤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
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戒
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
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蕭牆而不在胸邸也大夫
曰故蒯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
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
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滯侈絕并兼
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
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

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卽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王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

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

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收
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
籩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
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
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
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求贍非宇小而用菲者
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
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
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
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

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
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
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之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
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
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
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
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
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
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
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滯巧惡欲施大夫

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藉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二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

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哺養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脩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

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衰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弟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以聽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復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聞於明禮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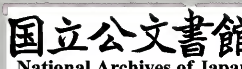
論於利末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御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朴宰而致用

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滯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卽貧羸止作鉏耨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葬養生適而不奢太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縉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富豪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

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篡弑工難成而易散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稗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殫家遣女繒紈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耻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壽以賢良爲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

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
 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彫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
 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
 連車列騎驂貳輜駟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
 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
 麻枲而已今富者縹繡羅紈中者素縹錦縑常民而
 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
 藿非鄉飲酒脯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
 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
 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

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
 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儺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
 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汙於行而求
 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蕢枹擊木拊石以
 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
 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古者瓦棺
 容尸木版聖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
 璫題湊中者梓棺榱椁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
 用也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
 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及虞祭於寢無廟堂



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則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土一

妾大夫二諸侯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彫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費用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

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

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見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埽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耻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况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橐艾

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

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皙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



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耻不能以
 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聞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
 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哉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
 不畜惡草鋤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
 所以正民鋤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
 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
 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
 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
 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罝羅而喜

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
 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
 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
 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
 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
 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
 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
 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
 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

耕手耨土糞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
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
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
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
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東漢光武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
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
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
須官可自鬻又宜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
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召諸尚書通議

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
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
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
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
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
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
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
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
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
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

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晉司冀交豫荆楊州大水螟傷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交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外餘皆決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已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武帝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宜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房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關求其人未得乃

自領之

馬周上疏 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亾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旣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歛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

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武后時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贍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

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璠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璠爲識大體者邪事遂寢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搗然後處決時明皇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明皇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

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旣覆後車未改求

達化本不亦難乎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爲群盜州縣不能制

代宗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代宗謝之拜左司郎中韓滉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端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

經濟類編卷三十五
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混稱縣境
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
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嘆息久之
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
南浦尉計澧州司戶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亾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
貲皆倚辦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
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
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
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于得

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
賄則淪弃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脩吏雖潔廉終
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
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
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
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
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
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
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
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

稔之端先申至某月湏如干蠲免某月湏如干救助
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
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
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
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

緡

劉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
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
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
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

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
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
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
歲入錢八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
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
以鹽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
以北列置巡按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奇貨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
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資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



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厲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撤食以啗功勞無猛志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譎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

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萃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德宗卽命去其榜

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

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
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
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德宗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
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
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
叛危亾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
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
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歛盜匿公財及左右諂
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
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信察真偽辨忠邪矜
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
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
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
盈庫然德宗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
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
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
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
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

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置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德宗時九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

旱八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常以救水旱也

陸贄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曰 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奸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

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歲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爲奸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爲財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績布褐有禁人

鑄錢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減一增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史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爲新收而有復修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酌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無并之家私歛重于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

李巽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爲楊子留後憲宗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

巽前异勾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

李絳嘗從容諫上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巽自代以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

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又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

者不下萬負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負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負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

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春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

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
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
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
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醜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鏞
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無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
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
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
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
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
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上疏 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
庫羨餘以爲課績朝廷因而甄別夫藩府財賦所出
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
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
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
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史不增賦歛不減
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帝嘉
納之

杜佑平準論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
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

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于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爲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惟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筭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挫人心所係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歛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爲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適今之宜旣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歛歛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寧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于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歛人之財而得其無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

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無
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爲邦之所急理道
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者瞑也可使由之
不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
術歷觀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
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
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穎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
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
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
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于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

時之畧韞致理之規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
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
可徵求貨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
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糶糶
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
欲人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爲賞
罰如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
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
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
登仁壽之域斯不難矣往者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

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方興師動衆廢于藝殖者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柳芳食貨論

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

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于天下其後天寶間韋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慎矜王鉉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蘇頌等皆以骨

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煩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于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傭之未復思觀竒畫之士以登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開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

群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于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庶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脅權相滅爲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爲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遍于天下客戶倍于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貧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僉人賈害豈天道歟夫先王收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害也所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

後代亦克用又禮記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徇已奪其長策以鼓天下于是權歸掌握利出胸臆呼吸指顧舟車沸渭于萬里之外矣人以豐財爲利而融輩竭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歟而數子方自以爲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于泰山及其死之菹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以玄宗之才業爲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窺其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

馮琦曰天下將敗則必先生奸人以罄天下之財財猶髓也髓竭人亡財空國敝然古之言利猶出士流若出市井匹夫而熒惑天子則策彌下禍彌速尺疏上百室空矣片紙下一路哭矣嗟乎悲哉

李德裕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

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

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

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領其職者竊天下之財以為之

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操其奇贏乘上之意集于有

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

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實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類

類牧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

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促生人日困楊雄

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

甚于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子輿以利國為非楊雄以權酷與嘆稱其職者必能

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

秋毫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忍為也卜式言天

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

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為之甚慟哉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

貨殖厚者可以迴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
奸人如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
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
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
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
榮祿鄧析猶謂之真人况兼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
之者如用鈇鉞于糞土施桎梏于朽株無害于身矣
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亾不足信矣昔
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
于錢神漢台不慚于銅臭謂子文無無日之積顏氏
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慍以拔葵皆
爲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
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
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
我者興嘆而已

崔融諫稅關市疏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
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日關
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
以減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可
稅謹條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

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以來澆風驟
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
徑捷之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
織休廢弊緼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
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
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闕門者也惟歛出入之商賈不
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
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
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
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

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
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
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
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
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後安得動
而搖之蕭何有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
叅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叅去屬其後相曰以齊
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叅曰
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
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

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
 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
 人自正叅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
 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
 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成群喑
 鳴則響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
 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至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
 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擾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
 賊為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
 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

不諱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
 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
 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
 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蜀漢前指閩越
 七澤十數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
 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月今若江津河口置舖
 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舖復止
 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徼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
 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
 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



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訛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姿棄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

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翼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暨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爲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

兵久後終成弛析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
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
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
科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
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
慮相驚况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
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
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
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于天下諸
侯藏于百姓農夫藏于庾商賈藏于篋惟陛下詳之

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卽請倍筭商客加斂平
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
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
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
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伏紙惶懼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後梁時楚
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用度不足重爲賦斂每
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
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
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

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
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
者輸財強者爲兵惟貧弱受刑是歲用孔目官周陟
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
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
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
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
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
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
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
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日補則爲四

大怒他日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悞

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
贍軍楚王殷從之殷奏於汴荆襄唐郢復州置回圖
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
茶二十五萬斤太祖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後唐孔謙貸民錢使以錢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
林學士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歛結怨
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

爲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况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祖廟敕旨未頒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莊宗不報

唐主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減免勿徵貧民大悅

司吏怨之

唐主使宦者祭

之節

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日市魚爲羹某日市魚爲齋何爲蔬食宦者慙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晉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歛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歛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法及重征鹽商過者

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歛之如故

周以張美權點檢三司事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榷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太祖聞之怒美治才精敏當時鮮及故以利權授之世宗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

經濟類編卷三十五終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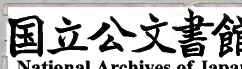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財賦類

理財 四十八則

宋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太祖素知其



續通志卷三十六
一
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
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
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
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錢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
矣

太宗以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
歸二部各置使乃以陳恕爲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
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
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
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
初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
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
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
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
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
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
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
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
察至形誚讓恕蹶蹈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確
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
爲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
西廣南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恕爲總計使魏羽
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
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
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陳恕罷以寇準爲三司使恕久領三司帝初卽位嘗
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
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
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

聽卿去恕薦準焉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
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
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
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
事胥吏畏服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關下於是
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帝
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
軍儲等簿以聞至是丁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
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謂機敏有智謀

續通志卷三十六
三
檢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仁宗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抹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稅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

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二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二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塲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

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
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
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
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顯鹽淮浙蜀廣鬱海或井或醃
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
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地入
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自茶爲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權茶之禁尤嚴園
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
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

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
征笑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
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
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
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
數均賦於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笑而不給本錢遂詔
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
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
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
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
五
歲額不登經費日感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
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韓琦論減省冗費 臣准勅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
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
校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
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
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
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
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
亦是多不存在甚爲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

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
用乃是徒擴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卽
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具
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
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
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
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
有勞費淹滯無成况今西鄙設備聚財實邊之費所
宜移茲冗用以助兵須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
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

不必年分整齊但見得官中支用顯有虛費卽定奪
減省聞奏臣復觀古先哲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
先而後臣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響
應之也雖有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
怨語動惑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知所勸也臣愚欲
望陛下飭宮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竒巧之
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
計會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
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
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
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朝蓄聚
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旣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卽與外
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
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弊必能
知悉仍乞特降勅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副發運使
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勾當官員降官吏兵
馬請給則例自來已有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
用度顯有虛費可以減省者卽具利害擘畫聞奏降
下依勅定奪其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
陳述如顯然大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元起請官吏

卽乞特行酬獎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罄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自復榷鹽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

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

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點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復榷茶鹽初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旣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益起仁宗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是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王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薦爲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爲郡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竒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

經濟類編卷三十一
九
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
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
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
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
者莫不喜悅

張方平論國計疏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爲命
聖人因是而爲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
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禦此者
也凡所爲賞罰法令仁義廉耻皆緣此而後立者也
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

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貸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
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衡會之地連營設
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貸食而後
可聚此今日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
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
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理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
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
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
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
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其徒初置壯

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細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較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按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卽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

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
卽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
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可以補不足尋卽支盡
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
大不幸變故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
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寇戎臣恐智者難
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
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
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
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

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
斂必降敕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
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
院同心協力脩明真宗以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
次舉其爲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
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
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
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
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爲制度以節之亦若但遵常守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
故齷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
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
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
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呂誨論錢穀宜歸一疏 臣切以洪範八政食貨爲
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
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
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
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
敵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

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
特李叅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
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
溢用度有餘民不匱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
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
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
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
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
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
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

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
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
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
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
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
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
已分所有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
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
况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
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
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
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使提舉常
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
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
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
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
乞收歸戶部若以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卽乞
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
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
理矣

神宗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簿所賜太宗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邪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

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臣准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

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爲異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刻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

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爲助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摧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

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陳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

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脇衆俾無敢言由是
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
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
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
金穀爲辭且曰天下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
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

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
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
避王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
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

陽脩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
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
安石聞而深惡之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
行始就職卽奏言陛下勸農之志今變而爲煩擾陛
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爲有
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此風浸成
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又論提
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
事摈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
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而摯亦論趙子幾摈賈蕃

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旣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

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
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及在其後故
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
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
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
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
欲竄擊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擊監衡州鹽
倉璪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俱成役書

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
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
所爲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
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
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
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
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
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
售矣安石不悅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
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
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
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

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
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
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
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
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
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
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
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
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
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
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
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
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
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
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
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
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
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
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
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

病民况法許之乎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
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
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
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行青苗法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
常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
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
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
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
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

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亦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
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
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
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趨時赴事而
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
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
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
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
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
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

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
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
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
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
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
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
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
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矣也
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
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
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
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
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
廷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
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
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
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卽
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各一職何害於理
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置制三司一官

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
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不可
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
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
石恃以爲助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
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
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
人提舉官旣置徃徃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爲功
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配

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
給千五十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
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
程顥論廣淵抑配措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
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
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
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

行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
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
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

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
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
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
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
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於六路賜內藏
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
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
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
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
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
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
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收免行錢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
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
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
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
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
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
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太傷國體安石

力辨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卽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是故命韓維孫未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止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阡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

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
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
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
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
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華惇爲三司使
置三司會計司帝嘗患增置三司費財王安石謂增
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
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
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
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旣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
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賊取如故徃徃陷重辟議
者不以爲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
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
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
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
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羸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
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
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吳居厚初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間田
以均給梅山徃計勞得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

平遂擢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卽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

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次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其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帝去之安石執不可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行折二錢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
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
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
其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
界外諸路並通行

司馬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
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
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
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
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
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

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
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
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
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
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
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
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
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
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

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
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
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
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
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
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
邊公私便之祥卒薛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
石時領群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
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
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
安石排群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

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
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
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
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卽蜀諸州勸設
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
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權民茶取
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
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

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
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蘇軾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爲

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
以久安未可以隨歆而杜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
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
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疆可
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
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
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

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
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
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
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
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
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
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
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
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
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

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
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
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
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
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
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
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
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能滿民之
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
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疆
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
衙前之所獨入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
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
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
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
予民夫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
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
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
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
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

經濟類編卷三十一
三十一
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期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未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卽位，改元之歲，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東京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

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
既折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
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
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
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
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
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
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
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
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
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
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
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
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
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
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課之
不虧踈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
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資修築教
庠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
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

莫大於作始作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蚕衣被天下蚕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省費用策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

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
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
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
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
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
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
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
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
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
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
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
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
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
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
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
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
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
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
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
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

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

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

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徙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盖嘗聞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徃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矣

蘇轍上神宗書 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

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白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游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患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旣入踐其國繫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捕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期年之前而罷之於旣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

於鞭笞四夷臣伏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日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

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慙亂慙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榜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

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度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朝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恠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狗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者也則其爲政無所

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喜其壯而已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而已如怜其老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

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旣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仁宗之世

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

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爲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一無過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

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

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賞莫重

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聞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土調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驅命冒患難深入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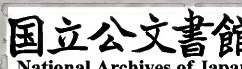
國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二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藉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餘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

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果能知敵之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弃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恠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謀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

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

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
 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
 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
 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
 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
 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
 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輯睦九族以先忝
 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
 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盛未見有過
 此時者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

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
 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
 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
 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
 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
 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
 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
 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
 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



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

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
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
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
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
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
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
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
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
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
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

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寸尺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政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

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散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還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班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

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
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
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美物有常數
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
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
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
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
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之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
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
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
原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
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亡者多矣然而
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
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
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
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
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
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
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
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

官司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
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
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
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
過計故爲是三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
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
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
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
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
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
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
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
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
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功此事之所
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
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
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
爲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
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
而譟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

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

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哲宗時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李常爲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

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
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增場權茶害過於市易乃貶師
閔而遣戶部郎中黃廉使蜀按察廉請權熙秦茶勿
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每入陝西以
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帝從之

徽宗時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
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
應奉培剝橫賦以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
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
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

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
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
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
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
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蔡京帝從之京至是當國
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李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
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囁
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
柄驟引其婦兄韓侂爲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

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
鉤括以實之爲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
文書而已

高宗置總制司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
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
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創
經制錢仄率添酒價增歲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
納每季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
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
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
赤餉多矣帝從之至是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
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元世祖時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
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
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
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
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
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
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
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

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酷法仍禁民私酷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旣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剝生民爲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 五十八
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
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
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
之者六帝皆不允

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
天祐乃賦民斂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
臣以聞請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時寧國路銀冶課
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未嘗採之於山省臣
以爲言亦詔罷之

世榮居中書數月特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
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江
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懾無敢言
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榷鹽轉
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
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
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
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
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
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
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

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世祖都親鞫之一一
款服遂命誅之割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
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隆安能歲取贏乎桑哥素
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據之

英宗時上都雲州與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
房山黃盧三義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
官

順帝時令民入粟補官備賑濟也有匿奸罪而輸粟
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
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道以爲賣官鬻爵已非
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救還
其粟著爲令乃可從之

日本書紀
卷之六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二
皇極經世三
皇極經世四
皇極經世五
皇極經世六
皇極經世七
皇極經世八
皇極經世九
皇極經世十
皇極經世十一
皇極經世十二
皇極經世十三
皇極經世十四
皇極經世十五
皇極經世十六
皇極經世十七
皇極經世十八
皇極經世十九
皇極經世二十

